

談一談《詩經》「是A是B」句式^{*}

張文成

（合肥）安徽大學文學院

摘要

《詩經》中「是A是B」句式的句子共計十六例。本文將這些句例全部輯出並逐句探討，得出兩個規律：一是句中的「是」是代詞，並且前置；二是動詞A和B關係十分密切。在此基礎上，我們對某些字的訓釋提出看法。

關鍵詞：賓語前置、同義、遷、是

^{*} 本文寫作過程中，承蒙徐在國師、程燕老師、郝士宏老師、劉剛老師的指導。投稿後，收到匿名審稿專家的指點。在此向各位老師表達深深地感謝！

Talk about the sentences of “shi (是) A shi (是) B” in *The Book of Songs*

Zhang Wen-cheng

(Hefei) College of Liberal Arts, Anhui Unibersity

Abstract

In *The Book of Songs*, there are 16 sentences of “shi (是) A shi (是) B”. In this paper, all these examples are compiled and discussed one by one. And two rules are obtained: one is that “shi (是)” in a sentence is a pronoun and it should precede. Second, verbs A and B are closely related. On this basis, we put forward our view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me words.

Keyword: object preposition, synonymy, qian (遷), shi (是)

《詩經》歷來有「《詩》無達詁」的說法，其中很多字詞的考釋仍然有較大的討論空間。本文擬將《詩經》中「是A是B」句式的句子逐句輯出，吸收前賢觀點，淺談在這個句式中某些字詞的訓釋。

首先我們看看該句式中的「是」字。前輩學者對此有過較為深入的研究。周法高先生在《中國古代語法·稱代篇》中總結《左傳》和《詩經》中的「是」字後指出，該句式中的「是」指代前句中的名詞。周先生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特地引述了《詩經》中「是A是B」句式六處作為例證。¹裘錫圭先生也曾對「是」字有過討論。裘先生在系統考察西周、春秋金文之後說：「凡時代可靠的西周、春秋時代的作品（如《詩經》和《尚書》中時代可靠的各篇），所用的賓語『是』也全部是前置的。尤其是《詩經》，『是』字前置的句子非常多，如『君子是識』（《大雅·瞻卬》）、『他人是保』（《唐風·山有樞》）、『是刈是穫』（《周南·葛覃》）、『是剝是菹』（《小雅·信南山》）等等。」進而他指出：「在西周春秋時代（春秋晚期也許要除外），代詞『是』用作賓語時必定置於動詞或介詞之前。這是代詞『是』不同於『之』『此』等詞的一個重要特點。」²楊伯峻、何樂士在《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（修訂本）》一書中認同裘先生的觀並指出：「肯定句中，在西周春秋時代，代詞『是』用作賓語時，必定置於動詞或介詞之前。到《詩經》中還保留了很多『是』字前置的例子。」³該書也列舉《詩經》中「是刈是穫」、「是則是效」、「是剝是菹」三例為證。以上三位先生都認為「是」字在句中作前置的賓語，並且有意識的注意到了《詩經》中「是A是B」句式並加以引用。這啟發我們，有必要仔細考察《詩經》中的該句式。

事實上，高本漢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注釋《詩經》時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。⁴高氏在談論《大雅·皇矣》「是禰是禡」句時說：「《詩經》裡同樣的句法『是……是……』還有十五例（見於《周南·葛覃》篇，《小雅·常棣》篇，《小雅·信南山》篇，本篇，《生民》篇，《桑柔》篇，《魯頌·閟宮》篇，《商頌·殷武》篇），所有的『是』都是指示代詞，直接受格（如英文him, them等），作受詞用，置於動詞之前。」⁵後來研究《詩經》的學者也有類似的歸納總結。高銳霞先生在研

¹ 周法高：〈中國古代語法·稱代篇〉，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72年），頁122-123。

² 裘錫圭：〈談談古文字資料對古漢語研究的重要性〉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4·語言文字與古文獻卷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46-47。

³ 楊伯峻、何樂士：《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（修訂本）》（北京：語文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頁796。

⁴ 關於高本漢著作的時代，我們參照了中西書局二〇一二年出版的《高本漢詩經注釋》書前董同龢先生所作的「譯序」的觀點。

⁵ 〔瑞〕高本漢著，董同龢譯：《高本漢詩經注釋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2年），頁814。

究《詩經》中「賓語前置」現象時談論到「是+調動」這一句式，並舉了十四個「是A是B」的例子。⁶陳萌萌先生在其碩士論文《從出土材料探究〈毛詩〉之三種句式》（下文簡稱《三種》）中專門將《詩經》中該句式的十六個句子逐一研究，蔚為大觀。⁷我們在拜讀過以上諸家的論述後，發現該問題依然有剩義可商。所以本文將進一步討論這一句式，進而做一些小小補充。

（一）是刈是穫，為絺為綌，服之無斃。（《周南·葛覃》）

本句中的「是」，即代指前文「葛」。「是刈是穫」中的「刈」釋為「收割」，無異議，並且在《詩經》其他篇章中也能找到例證，例如「言刈其楚」（《周南·漢廣》）。對於「穫」字，傳統訓釋一直釋為「煮」，《毛傳》：「穫，煮之也。」⁸《孔疏》：「《釋訓》云：『是刈是穫，穫，煮之也。』舍人曰：『是刈，刈取之。是穫，煮治之。』」馬瑞辰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（下文簡稱《通釋》）：「穫即鑊之假借。……鑊所以煮，因訓鑊為煮。」⁹今人亦多從之，例如高亨先生《詩經今注》曰：「刈（音義），割。穫（音獲），煮。」¹⁰但是新材料的出現，為我們對這句話的考釋提供了新的契機。

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簡文內容全部是《詩經》國風部分，其中就有《葛覃》。簡本這句話作「是刈是穫」。對於這一處異文，安大簡整理者說：「『穫』，『穫』之異體。古代『刈』與『穫』互訓，《玉篇》：『刈，穫也。』《詩·小雅·大東》『無浸穫薪』，毛傳：『穫，艾（刈）也。』『刈穫』可連用，是收割、收穫的意思。」¹¹徐在國師根據安大簡《詩經》的這一處異文，指出：「我們把《詩·周南·葛覃》中的『是刈是穫』之『穫』，讀為『穫』，恰可與前面的『刈』構成同義關係，正所謂『統言則同，析言則異』。」¹²

徐在國師的觀點提出後，在學界引起較大反響。其中姚小鷗先生便撰文與徐

⁶ 高銳霞：《〈詩經〉疊音詞、聯綿詞和賓語前置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文史出版社，2018年），頁176-177。

⁷ 陳萌萌：《從出土材料探究〈毛詩〉之三種句式》（臺北：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19年），頁10-99。

⁸ 〔漢〕毛亨傳，〔漢〕鄭玄箋，〔唐〕陸德明音義，孔祥軍點校：《毛詩傳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8年），頁6。

⁹ 〔清〕馬瑞辰：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），頁38。

¹⁰ 高亨：《詩經今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），頁3。

¹¹ 黃德寬主編，徐在國副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9年），頁73。

¹² 徐在國：《〈詩·周南·葛覃〉「是刈是穫」解》，《安徽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2017年第5期，頁82-83。

師商榷，認為應該遵從傳統觀點釋為「煮」。¹³對於這些爭論，我們略作評議。

傳世四家詩中，《毛詩》作「漙」，《魯詩》作「鑊」。對此，陳喬樞、王先謙兩家考之甚詳，王先謙曰：「『刈』『鑊』器名，而以為用器之稱，此魯義實字虛用例也。」¹⁴王先謙認為《魯詩》的「鑊」是本字，《毛詩》之「漙」是假借字，「漙」讀為「鑊」，釋為「煮」。在安大簡沒有問世之前，這種觀點就是定論，以至於在解釋其他出土文獻的時候都是以「鑊」為本字的。《唐石經》作「鑊」，袁梅先生曰：「《葛覃》之刈、鑊為本字，作艾、漙者乃假借字。」¹⁵敦煌斯1722該句作「獲」，程燕師亦曰：「敦煌本『獲』亦假借為『鑊』。」¹⁶但是安大簡出版之後，簡本異文為「穫」，解釋簡本的「穫」字就是這個問題的關鍵。

按照傳統觀點，簡本「穫」應該改讀為「鑊」，釋為「煮」。徐師認為無需改讀，依本字解即可。兩種解釋皆文從字順。但是當我們仔細追究先秦漢語中的「鑊」字時，便對原來的觀點有些許疑問。《說文·金部》：「鑊，鑊也。」《淮南子·說山》「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」，高注：「無足曰鑊。」傳統都認為「鑊」是一種器皿。根據《淮南子》，這種器皿基本上都是煮肉，而不是用來煮葛。《周禮·天官·亨人》「掌共鼎鑊」，鄭注曰：「鑊，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。」《周禮·天官·大宗伯》「省牲鑊」，鄭注曰：「鑊，烹牲器也。」，「鑊」甚至在後世演變為一種刑具，《漢書·刑法志》就有「鑊亨之刑」的記載。縱觀先秦古籍，用「鑊」煮葛的記載幾乎沒有出現，退一步說，幾乎沒有用「鑊」煮植物的記載。僅僅依靠《魯詩》，便釋字為「煮」，解釋該句為「煮葛」，放在先秦漢語的語境下是略顯突兀的。而安大簡的「穫（穫）」字，和植物、農作物合用的情況就相對較多，僅僅《詩經》就有很多例證。《豳風·七月》「八月其穫」，《毛傳》：「穫，禾可穫也。」《小雅·大田》「彼有不穫穰」。另外《說文·禾部》：「穫，刈谷也。」更是可以看作安大簡本很好的註腳。結合時代背景，我們細究字詞，認為安大簡本作「穫」更加合乎實際，徐在國師的觀點是可從的。

（二）我有嘉賓，德音孔昭。視民不佻，君子是則是倣。（《小雅·鹿鳴》）

《毛傳》：「是則是倣，言可法效也。」¹⁷《孔疏》：「君子於是法則之，於是

¹³ 姚小鷗：〈安大簡《詩經·葛覃》篇「穫」字的訓釋問題〉，《中州學刊》2018年第2期，頁137-138。

¹⁴ 〔清〕王先謙：《詩三家義集疏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），頁20。

¹⁵ 袁梅：《詩經異文匯考辯證》，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13年），頁8。

¹⁶ 程燕：《詩經異文輯考》，（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頁9。

¹⁷ 《毛詩傳箋》，頁208。

仿效之。」對於「則」和「倣」，《毛傳》將兩字一起解釋為「法效」。《孔疏》釋「則」和「倣」都是「學習」、「效仿」的意思，被很多學者所接受。例如屈萬里先生《詩經詮釋》曰：「則、倣，皆效法也。」¹⁸陳萌萌先生在此基礎上，列舉後世呂祖謙、李光地兩家之說與之對比，並引述孫常敘、季旭昇兩位先生對於「則」字的看法，最後認為「『則』強調效法中的典範義，『倣』強調仿效的勉勵義，『則』與『倣』意思相近但是並非同義。」¹⁹陳說基本可從。按，《禮記·曲禮上》「必則古昔」，《孔疏》：「則，法也。」《漢書·外戚傳》「依則古禮」，顏注：「則，法也。」「倣」在典籍中常作「效」。《墨子·小取》：「效者，為之法也。」這些例證可作為兩字義近的補充。

（三）宜爾室家，樂爾妻帑。是究是圖，亶其然乎。（《小雅·常棣》）

《毛傳》：「究，深。圖，謀。」（按：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點校出版的《詩三家義集疏》引《毛傳》作「究，深圖謀。」²⁰應改為「究，深。圖，謀。」）《孔疏》：「汝於是深思之，於是善謀之，信其然者否乎？」「究」、「圖」都是「謀劃」、「考量」的意思。向熹先生《詩經詞典》解釋本句的「究」為「研究，深入探求。」²¹，羅列眾多觀點，十分詳盡，可備參考。

（四）中田有廬，疆場有瓜，是剝是菹。（《小雅·信南山》）

《毛傳》：「剝瓜為菹也。」《鄭箋》：「中田，田中也，農人作廬焉，以便其田事。於畔上種瓜，瓜成，又入其稅，天子剝削淹漬以為菹。」²²《毛傳》和《鄭箋》都以為「剝」是將瓜剝割，「菹」是醃制製作。後來研究《詩經》的學者也基本都遵從毛鄭之意，例如陳子展先生《詩經直解》將本句翻譯曰：「旱田裡有便廬，道路邊有瓜蔬。就來採割、就來醃制。」²³《三種》在研究本句時，詳細羅列宋人王安石、明人何楷、清人莊可有和今人李炳海等諸家觀點並加以考辨，認為毛鄭之說為最優²⁴，其說基本無誤。在此基礎上，我們注意到徐中舒先生對

¹⁸ 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頁194。

¹⁹ 陳萌萌：《從出土材料探究〈毛詩〉之三種句式》，頁30。

²⁰ 〔清〕王先謙：《詩三家義集疏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），頁569。

²¹ 向熹：《詩經詞典（修訂版）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4年），頁519。

²² 《毛詩傳箋》，頁311。

²³ 陳子展：《詩經直解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1983年），頁757。

²⁴ 陳萌萌：《從出土材料探究〈毛詩〉之三種句式》，頁36-41。

本句的「剝」字也有過研究。

一九二八年徐中舒先生在《剝字解》一文中說：「剝當為庖之借字，或作炮，炰。《說文》『炮毛炙肉也』；《詩·韓奕》疏引《字書》『炰毛燒肉也』；《禮運》鄭注『庖裏燒之也』。所謂毛炙，毛燒，裏燒，即藉牲體之毛為包裹，置於火上，幹即爆裂作聲。庖，炮，炰，剝，即尚此爆裂之聲。庖廚之庖，當由此得義。」²⁵徐中舒先生所言極富啟發性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「剝」是幫紐屋部字，「庖、炮、炰」的聲符「包」是幫紐幽部字，雖然古音相近，但是在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中兩字相通的例子幾乎沒有。另外《小雅·楚茨》有「或剝或亨，或肆或將」句。該句的後半句「肆」和「將」分別是「陳列」和「奉獻」義，兩動作為順承。而上句的「亨」即「燒煮」義。如果將「剝」破讀為「炰」，上下兩句動詞之間的關係則扞格難通。綜上所述，「剝」字不宜破讀，釋為「剝削去皮」即可。

（五）是烝是享，苾苾芬芬，祀事孔明。（《小雅·信南山》）

《毛傳》：「烝，進也。」《鄭箋》：「既有牲物而進獻之，苾苾芬芬然香。」²⁶毛鄭均以「進獻」釋之。《三種》列舉宋人朱熹、楊簡釋為「冬祭」之說，結合傳世文獻和上下文詩義，認為「烝」釋為「冬祭」更合乎情理，基本可從。²⁷另外，《三種》還引用金文《姬鼎》（《集成》2681）銘文「用糝用嘗，用孝用享」句，可謂佳證。另外還有十四年陳侯午敦「乍（作）皇妣孝大妃祭器□敦，臺（以）彝臺（以）嘗。」「糝」、「彝」皆讀為「烝」，《小雅·天保》「禴祠烝嘗」，《毛傳》：「春曰祠，夏曰禴，秋曰嘗，冬曰烝。」

關於「享」字，《鄭箋》曰：「既有牲物而進獻之」。「享」釋為「進獻」之義典籍中習見。《小雅·楚茨》「以享以祀」，《鄭箋》曰：「享，獻。」《周頌·我將》「我將我享」，《毛傳》：「享，獻也。」《三種》認同「享」釋為「進獻」，且進一步考釋解釋「享」的對象是祖先。²⁸

²⁵ 徐中舒：〈剝字解〉，原載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》第一本第四分；本文轉引自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），頁431。

²⁶ 《毛詩傳箋》，頁312。

²⁷ 陳萌萌：《從出土材料探究〈毛詩〉之三種句式》，頁42-45。

²⁸ 陳萌萌：《從出土材料探究〈毛詩〉之三種句式》，頁45。

(六) 執訊連連，攸馘安安。是禴是禡，是致是附，四方以無侮。臨冲
蒹葭，崇墉仡仡。是伐是肆，是絕是忽，四方以無拂。(《大雅·
皇矣》)

1 是禴是禡

《毛傳》：「于內曰禴，于外曰禡。」《鄭箋》：「禴也，禡也，師祭也。」²⁹《孔疏》：「此《傳》言『於內曰禴，於外曰禡』。謂境之外內，內非城內也。」就毛、鄭、孔三家來說，《孔疏》認同《毛傳》並進而細釋，《鄭箋》則將「禴」、「禡」統稱為「師祭」。姚小鷗先生認同《毛傳》和《孔疏》「內」、「外」之分的觀點：「《大雅·皇矣》篇中『是禴是禡』的意義，正如『是刈是穫』解引孔穎達《正義》所說『此傳言「於內曰禴，於外曰禡」。謂境之外內，內非城內也。』『內』與『外』在地理關係上構成一種意義上的遞進，與詩篇所敘述軍隊行進一致。」³⁰

對於上文所說的「內」、「外」之別，事實上也是有不同的意見的。馬瑞辰《通釋》曰：「《說文》：『禴，以事類祭天神。』『毛傳』蓋以禴祭天神是將出征時事，故曰『於內曰禴』。然此詩『是禴是禡』承上『執訊連連，攸馘安安』言之，蓋與禡並祭於所征之地。」³¹高本漢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：「本篇實在很清楚的是文王在外面祭上帝；說類祭和禡祭時間上應有分別，是很不自然的。」³²除了馬、高二氏對於該觀點的反思外，《三種》還列舉宋人朱熹、吳仁傑、明人季本、清人王夫之、今人高亨等諸家不同的觀點並一一加以考證，最後指出「『禴』可能是在社祭拜土地神，『禡』是在所征之地祭祀戰神。『禴』和『禡』都是祭祀，但肯定是不同的祭祀。」³³這裡本文想特別說明一下該句中的「是」字。高本漢說：「本句的『是』……等於英文的them，指上文『執訊連連，攸馘安安』的俘虜和所得的首級。」³⁴高說可從。我們知道，在上古時期戰爭中獲得的俘虜，經常被用來祭祀。而結合上述《三種》的結論，使用俘虜來進行祭祀合情合理。所以本句話可以句譯為「用俘虜來進行禴祭，用俘虜來進行禡祭」。

²⁹ 《毛詩傳箋》，頁 372-373。

³⁰ 姚小鷗：〈安大簡《詩經·葛覃》篇「穫」字的訓釋問題〉，頁 137。

³¹ 〔清〕馬瑞辰：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，頁 855。

³² 〔瑞〕高本漢：《高本漢詩經注釋》，頁 813。

³³ 陳萌萌：《從出土材料探究〈毛詩〉之三種句式》，頁 55。

³⁴ 〔瑞〕高本漢：《高本漢詩經注釋》，頁 814。

2 是致是附

本句直承上句。關於這句話，傳統的訓釋大致可以分為兩類。第一類以《毛傳》和《孔疏》為代表。《毛傳》：「致，致其社稷群神。附，附其先祖，為其立後。尊其親而親其親。」³⁵《孔疏》承《毛傳》：「『致、附』承『類、禡』之下，則亦是敬神之事，故知致者，致其社稷群臣；附者，附其先祖，為之立後。」《毛傳》和《孔疏》都將「致」、「附」和上文「類」、「禡」對舉，將其解釋為祭祀的一種方式。

第二類並不是這麼認為。朱熹《詩集傳》說：「致，致其至也。附，使之來附也。」這就把「致」和「附」分別解釋為「使……至（於我）」和「使……附屬（於我）」，和《毛傳》所說的祭祀完全不同。馬瑞辰《通釋》申其論曰：「竊以為致者，致人民土地。《說文》：『致，送詣也。』送而付之曰致，己克而不取之謂也。……附當讀如拊循之拊，亦通作撫。」³⁶王先謙《詩三家義集疏》亦有相似的觀點：「附……亦通作『撫』。《左傳·隱公十一年》曰：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。』即《詩》之是『附』也。」³⁷這一類觀點都是把「致」和「附」解釋為一種安撫百姓的行為。並且馬、王二氏在釋文中都著重將《左傳·襄公二十五年》「司徒致民，司馬致節，司空致地」及《說苑》「文王伐崇，令毋殺人，毋壞室」兩處和本句「是致是附」聯繫起來，回避乃至否認文王伐崇所造成的傷亡。這種觀點的確十分具有說服力，現代注家也大多承認這種說法。例如陳子展先生就翻譯該句為「於是把財物送還，於是把人民安撫」³⁸。《三種》也考辨了關於「致」「附」的七種說法後，認為「『致』是招致崇國百姓，『附』是撫循崇國百姓。」³⁹但是我們仔細考察上下文，第二種觀點也是值得再推敲的。

首先，第二種觀點沒有完全落實「是」字。根據上文，「是」字一定是賓語前置。但是這個賓語是什麼？如果按照第二種觀點，「是」就是所伐崇國的百姓。但是根據第八章後文「是伐是肆」、「是絕是忽」這樣戰爭的場面，文王伐崇都還沒有結束，是不會安撫百姓的。另外，第二種觀點以傳統溫柔敦厚的詩教觀作為理論支撐，認為文王伐崇為體恤百姓，不會殺伐太多，事實上也是不合乎情理的。所以第二種觀點確實有疑點。高本漢注意到了這個問題，說：「注家們都沒有鄭

³⁵ 《毛詩傳箋》，頁 372。

³⁶ 〔清〕馬瑞辰：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，頁 855。

³⁷ 〔清〕王先謙：《詩三家義集疏》，頁 861。

³⁸ 陳子展：《詩經直解》，頁 893。

³⁹ 陳萌萌：《從出土材料探究〈毛詩〉之三種句式》，頁 60。

重考慮『是』字……本句實際上還是連接上文。」⁴⁰高氏此言極有啟發性。另外，我們聯繫下文「是伐是肆，是絕是忽」、「是斷是度，是尋是尺」這樣兩個「是A是B」句的前後組合，後者的主語和前者的也都是一致的。這樣就更能確定，「是致是附」的「是」和「是灋是禡」一樣，都是指「執訊連連，攸馘安安」的俘虜和所得的首級。「是致是附」還是應該按照《毛傳》和《孔疏》的說法，「致」和「附」都是祭祀之義，即使用俘虜來進行「致」、「附」兩種祭祀。

3 是伐是肆

《毛傳》：「肆，疾也。」《鄭箋》：「伐，謂擊刺之。肆，犯突也，《春秋傳》曰：『使勇而無剛者肆之。』」⁴¹「伐」、「肆」都是攻擊、進攻的意思。于省吾先生《澤螺居詩經新證》中進一步談到「是伐是肆」句說：「肆本作肆。《說文》：『肆，从聿彗聲。』《說文》古文殺作彗。《夏小正》：『七月獮子肇肆』傳『或曰：肆：殺也。』『是伐是肆』，即是伐是殺。古人殺伐亦連用，《孟子·滕文公》『殺伐用張』，是其例也。」⁴²于老之說可從。

4 是絕是忽

《毛傳》：「忽，滅也。」《廣雅·釋詁四》：「絕，滅也。」馬瑞辰《通釋》曰：「《爾雅·釋詁》忽、滅二字並云『盡也』，是忽、滅二字同義。」⁴³「絕」「忽」兩字也是意義相近的。

（七）恆之秬秠，是穫是畝。恆之糜芑，是任是負，以歸肇祀。（《大雅·生民》）

1 是穫是畝

「穫」是「收割」義是可以確定的。對於「畝」，一般有兩種看法。一種是《鄭箋》「成熟則獲而畝記之」，即計算畝產。另一種釋「畝」為「堆放在田畝中」。朱熹《詩集傳》：「既成則獲而棲之於畝。」除了這兩種觀點，《三種》還引述清人牟庭和今人高亨破讀為「目」和「𪔐」的觀點。《三種》考辨破讀之說難以成

⁴⁰ [瑞] 高本漢：《高本漢詩經注釋》，頁 815。

⁴¹ 《毛詩傳箋》，頁 373。

⁴² 于省吾：《澤螺居詩經新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3 年），頁 38。

⁴³ [清] 馬瑞辰：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，頁 856。

立，並結合上下文指出「畝」釋為「計算收成」更優，且「穫」和「畝」兩者動作為後者承接前者。⁴⁴陳說基本無誤。

2 是任是負

《鄭箋》：「任，猶抱也。」《孔疏》：「以任、負異文，負在背，故任為抱也。」朱熹《詩集傳》：「任，肩任也。負，背負也。……秬秠言獲畝，糜芑言任負，互文耳。」在這句話中「任」「負」都是農人農作搬運糧食的動作。

（八）維此良人，弗求弗迪。維彼忍心，是顧是復。（《大雅·桑柔》）

本句選自《桑柔》第十一章。這兩句話前後對比，前一句正如《鄭箋》所說「國有善人，王不求索，不進用之」，後一句說「有忍為惡之心者，王反顧念而重復之」。首先「忍心」與「良人」相對，指的是不善的人。而「是顧是復」中的「是」就是代指「忍心（不善之人）」。

關於「顧」，《鄭箋》解釋為「顧念」。這裡的「顧」和《王風·葛藟》「謂他人父，亦莫我顧」的意思是一樣的。「亦莫我顧」即「亦莫顧我」，王引之《經義述聞》：「顧也，有也，聞也，皆親愛之義也。」「復」則是「反復關懷」之義。聞一多《詩經通義》：「顧，念也，復亦訓念。復之義為往復，往復思之亦謂之復。」⁴⁵事實上，「顧」、「復」表「親愛關懷」義在《詩經》中不僅僅只此一處，而且也是連用。《小雅·蓼莪》「長我育我，顧我復我，出入腹我」嚴粲《詩緝》曰：「復，謂顧之又顧，是反復不能暫舍，愛之至也。」

（九）享以騂犧，是饗是宜，降福既多。（《魯頌·閟宮》）

「是饗是宜」的「是」代指上一句的「騂犧」，即祭祀物品。對於「饗」和「宜」，《鄭箋》「天亦饗之宜之，多予之福」並沒有詳細解釋。但是在《詩經》其他詩篇中，我們可以確定「饗」即「神靈享受祭祀用品」。《小雅·楚茨》：「先祖是皇，神保是饗。」《鄭箋》：「其鬼神又安而饗其祭祀。」《周頌·我將》「伊嘏文王，既右饗之。」《孔疏》引王肅曰：「既佑助而歆饗之。」

關於本句之「宜」字，《三種》考辨《孔疏》、馬瑞辰、于省吾三家說法，指

⁴⁴ 陳萌萌：《從出土材料探究〈毛詩〉之三種句式》，頁73-75。

⁴⁵ 向熹：《詩經詞典（修訂本）》，頁137。

出三家各有缺憾，並從文字本身形體出發，考釋「宜」字為「把祭牲陳設於肉案上獻給祖先神」⁴⁶。若此，「饗」、「宜」皆為祭祀手段。

（十）徂來之松，新甫之柏，是斷是度，是尋是尺。（《魯頌·閟宮》）

1 是斷是度

對於該句《孔疏》曰：「於是斬斷之，於是量度之。」「斷」釋為「斬斷」，無疑。關鍵是「度」字該如何解釋。《孔疏》釋為「量度」，從字面意思看確實文從字順。但是馬瑞辰曰：「度者，剴之省借。《說文》：『剴，判也。』《廣雅》：『剴，分也。』《爾雅》『木謂之剴』，郭注引《左傳》『山有木，工則剴之』，《左傳》今作『度』，是剴古借作度之證。……是剴與斷義近，故詩以斷、度並舉。《孔疏》訓為量度，與下文尋、尺為複，失之。」⁴⁷後世注家也多從馬說，例如陳子展先生翻譯該句為「於是斬斷，於是分劈」⁴⁸。《詩經》中「度」字用例不少，但是極少有「量度」義。⁴⁹兩相比較之下，「度」字釋為「剴」之省借更為合理。

2 是尋是尺

《毛傳》：「八尺曰尋。」《孔疏》：「於是用八尺之尋，於是用石寸之尺量其材。」本句中「尺」和「尋」的具體長度雖然不同，但是都同屬測量。

（十一）陟彼景山，松柏丸丸。是斷是遷，方斲是虔。（《商頌·殷武》）

本句選自《殷武》第六章。「是」即第二句的「松柏」。「斷」釋為「斬斷」無疑。「遷」一般都釋為「搬遷」。《毛傳》：「遷，徙也。」本句話翻譯為「斬斷松柏，遷徙松柏」也確實沒有什麼問題。但是仔細聯繫上下詩句，我們對原來的釋法產生懷疑。

我們首先看下一句「方斲是虔」句。「斲」釋為「砍削」。陸德明《釋文》引《說文》：「斲，斫也。」「虔」字，《毛傳》曰：「虔，敬也。」按照我們之前的分析，「方斲是虔」的「是」應該和前句「是斷是遷」的「是」一樣，都是代指「松

⁴⁶ 陳萌萌：《從出土材料探究〈毛詩〉之三種句式》，頁 87。

⁴⁷ [清]馬瑞辰：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，頁 1154。

⁴⁸ 陳子展：《詩經直解》，頁 1177。

⁴⁹ 向熹：《詩經詞典（修訂版）》，頁 100-101。

柏」。如此理解該句十分迂曲。朱熹《詩集傳》就注意到這個問題，而釋「虔」為「截也」。這樣「虔」和「斲」就都是「砍削」義。馬瑞辰也認為「虔」應該釋為「斬削」，而且還將本句和上句結合起來考察。《通釋》曰：「『方斲是虔』與『是斲是遷』對舉，正與《魯頌》『是斲是度』『是尋是尺』文法相類。斲與虔二字平列，方猶是也。或言方，或言是，互文以見參錯。虔當讀如虔劉之虔。《方言》：『虔，殺也。』《廣雅》虔、刈並訓殺，虔猶伐也，刈也。……『方斲是虔』猶云是斲是虔也。」⁵⁰馬瑞辰之說極具卓識。如果單單釋「虔」為「砍削」，「斲」字則不好落實。也許有人認為「斲」和「虔」同義並用，但即便是這樣，本句也應該前置為「方是斲虔」，而不應該為「方斲是虔」，語序難以講通。經過馬瑞辰的考釋，「方斲是虔」即「是斲是虔」，「斲」和「虔」都能做到落實，而且和前句「是斲是遷」相對應，確實更加通順。經過這麼理解，上句「是斲是遷」的原有理解就需要再推敲。

根據馬說的啟示，這句話可以等同為「是斲是遷，是斲是虔」。我們需要把這句話放在「是A是B，是C是D」這樣的結構中來看。通過我們的總結，《詩經》中除了這一處，還有三處這樣的結構，即上文例（六）的「是禴是禡，是致是附」、「是伐是肆，是絕是忽」和例（十）的「是斲是度，是尋是尺」。在這個結構中，A和B，C和D詞義都相近，甚至A、B、C、D四者都義近，例如「類」、「禡」、「致」、「附」都是祭祀，「伐」、「肆」、「絕」、「忽」都是殺戮。而在「是斲是遷，是斲是虔」句中，「斲」、「斲」和「虔」都是「砍削」義，而「遷」則是「遷徙」義，即A、C、D意義相近，B與其他三者不同。這就需要我們思考「遷」字的訓釋。

我們認為「遷」可讀作「剗」，即「砍伐」義。「遷」為元部清紐字，「剗」字之聲符「𠂔」為元部精紐字，兩字音近，存在通假的可能。雖然在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中，「遷」字很少有讀作「剗」的，但是從「𠂔」的字有存在讀為「遷」的情況。《上博五·競建內之》簡5-6「汲（隰）𠂔（朋）會（答）曰：『公身為無道。不𠂔（遷）於善而斂（說）之，可虐（乎）才（哉）？』」，陳劍先生認為「𠂔」讀為「遷」⁵¹。《上博六·平王問鄭壽》簡5-6「君王𠂔（遷）𠂔（居），辱於孝（老）父」，何有祖先生認為「𠂔」讀為「遷」⁵²。「剗」字也出現在《詩經》

⁵⁰ [清]馬瑞辰：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，頁1189。

⁵¹ 陳劍：〈談談《上博（五）》的竹簡分篇、拼合與編聯問題〉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網址：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204，發布日期：2006年2月19日。

⁵² 何有祖：《讀〈上博六〉札記》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網址：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596，發布日期：2007年7月9日。

的異文中。《周南·甘棠》：「勿翦勿伐」句中的「翦」，馮登府《三家詩異文疏證補疑·魯詩·甘棠》：「勿割，毛作翦。」《廣雅·釋詁》：「割，削也。」如果「遷」讀為「割」，本句中「A」、「B」、「C」、「D」四個動詞詞義相近，都是砍伐義，在句意上就順暢很多。

以上我們將《詩經》中十六例「是A是B」的句子一一輯出，在《三種》一文的基础上，進一步加以考辨，並對某些字詞提出淺薄的看法。事實上，總結《詩經》的句式進而對相關字詞進行研究，前輩學者已經有過相關探索並取得可觀的成績。⁵³就本文來說，「是A是B」句式中，「是」字可以確定就是前置的賓語。而句中的A和B，則是意義十分相關的動詞。A和B的關係十分複雜，有同義，例如「是斷是遷」；有順承，例如「是穫是畝」；有的則兩者同屬於一個意義類屬，但是在細節上也有差異，例如「是烝是享」。這些情況都需要我們結合上下文語境仔細辨別。

參考文獻

傳統文獻

- 〔清〕馬瑞辰：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。
 〔清〕王先謙：《詩三家義集疏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。
 〔漢〕毛亨傳，〔漢〕鄭玄箋，〔唐〕陸德明音義，孔祥軍點校：《毛詩傳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8年。

近人論著

- 于省吾：《澤螺居詩經新證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3年。
 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16年。
 姚小鷗：〈安大簡《詩經·葛覃》篇「穫」字的訓釋問題〉，《中州學刊》第2期，2018年，頁137-138。
 陳萌萌：《從出土材料探究〈毛詩〉之三種句式》，臺北：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

⁵³ 例如詹鄞鑫先生：〈詩經訓詁零拾〉，《華夏考：詹鄞鑫文字訓詁論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），頁120-126；時兵先生：〈《詩經》中「載A載B」的意義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網址：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4595>。

所碩士論文，2019年。

徐在國：〈《詩·周南·葛覃》「是刈是漙」解〉，《安徽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第5期，2017年，頁82-83。

程 燕：《詩經異文輯考》，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10年。

黃德寬主編，徐在國副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9年。

裘錫圭：〈談談古文字資料對古漢語研究的重要性〉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4·語言文字與古文獻卷》，2012年，頁46-48。